

1402



乐平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乐平县委员会文史组编

一九八八年十月

7485/08

乐平文史资料

第 四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乐平县委员会

文 史 工 作 组 编

一九八八年十月

內 部 資 料
欢 迎 交 換

本稿編輯：叶开颐

吳光瑩

吳恒祥

编 者 的 话

一、根据来稿情况和同志们的要求，特将政协文史资料征稿的时限和内容再作说明如下：

1、**征稿时限：**根据全国政协规定，政协文史资料征稿时限定为自1898年（戊戌政变）起，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止。如果这一时期内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超出规定时限而又必须说明的，可以简略叙述，但不要作为重点来写。如果历史上从未记载而为后来发现的，可以不受此限。例如本辑所载《九林壁画墓》一文即属此类。

2、**征稿内容：**除请参阅《乐平文史资料》征稿要目外，还应明确“文史资料”和“地方志”的区别和要求。目前新编《乐平县志》已经出版发行，这是册珍贵而浩瀚的记载乐平古今情况的“百科全书”，其内容几乎无所不包。她的特点是记叙简要，不漏不滥，把“水份”完全压缩掉。例如记载乐平解放，新县志非常简略就带过了。文史资料则不同，她允许带“水份”，要求真实详尽具体。例如本刊第二辑汪品三同志写的《解放前后的乐平见闻》一文，洋洋近万字，把乐平解放前后情况作了生动描述。

二、对《乐平文史资料》，不少同志大力支持，曾来稿多篇。因限于篇幅，每期只能采用一篇，其余留待下期再用。特作说明，并请谅解。

三、来稿请用有格稿纸书写，字迹不要过于潦草，以便

神认。

四、本辑由刘世平同志供稿的《我父亲刘子清去台后的工作与生活》一文，内容生动，溶资料性、可读性和趣味性为一体，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值得一读。

五、许凌青、石凌鹤、张雪中、许还山是我县的杰出人物，年青一代对他们陌生的。本辑就他们的事迹、影响和贡献作了简略介绍。

六、我们目前没有配备专职干部，人手短缺。来稿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等等，限于人力财力，无法一一考证。漏误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编 者

目 录

- 一、我父亲刘子清去台后的工作与生活……刘世平(1)
- 二、我的回忆录……许凌霄(20)
- 三、剧作家石凌鹤……吴新华整理(27)
- 四、我所知道的张雪中……张虎英(34)
- 五、陶润水在省苏织布厂……李正堃(39)
- 六、夏廷宣起义始末记……吴恒祥(42)
- 七、“混天造反”拾遗……王清玉(58)
- 八、乐平的抗日救亡运动……汪品三(61)
- 九、旧社会乐平的县衙门和县政府……汪 霞(73)
- 十、旧社会乐平的经纪行……唐健吾(79)
- 十一、解放前的鸣山煤矿……汪光明(85)
- 十二、记乐平大学……周万余(91)
- 十三、乐平职工医院创政记……周志鸿(93)
- 十四、旧社会的学徒生活……余志通(97)
- 十五、九林壁画墓……罗瑞祥(99)
- 十六、汪良玉参加“远征军”始末记……汪进冲(103)
- 十七、禅房轶事……杨长锡(105)
- 十八、第一次——从零开始……许还山(108)

附录：征稿要目

我父亲刘子清去台后的工作与生活

刘 世 平

自我去香港探亲回来后，有许多乡亲父老常常向起我父亲去台后的一些情况，一时我也说不清楚，幸好我在香港时，父亲给我看了一本他为庆祝八十岁（1984）生日而辑成的书，自费印刷送给亲友们，书名《清园丛稿选辑》，其中有一篇《文枪武笔散记篇》，共七篇文章组成，两万余字。都是我父亲去台后工作与生活的纪录。虽然是零篇碎简，但从中可以大致了觐我父亲去台后的经历、思想和作风，于是我择其可观者抄录下来，现发表如下。

文枪武笔散记篇（有删节）

刘 子 清

第一章 文枪武笔篇名的由来

自从1952年12月我奉调到陆军军官学校接任政治部主任，历时二年有零。说也奇怪，早在1942年，我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一厅副厅长时，部中曾有拟议，要我去接替陆军军

官学校政治部主任。我向来对于自己的职务，只要在革命岗位上我的能力担当得起，便不加选择，一唯上命是从，所以我当时表示听命，自己无意见。不久都里改变了主意，又建议蒋委员长，要我接任第一厅厅长。那知十年之后，今天又旧事重提，可谓命中注定，要我再度为母校服务。当然这也是我乐意为之的，因为我能以三十年积累的一点知识与经验，做后辈同学的响导，是极有意义的事。

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不是一个很忙的工作，我初到任的几个月，必须做些“知人晓事”的功夫，当然比较忙一点。等到人已知得差不多，事也晓得七、八分，那就比较闲时多而忙时少了。所以半年之后，我仍有时间写作。从1943年暑期开始，我即继续写我的《从军三十年》，预备做为母校三十周年校庆的献礼。黄埔建校已三十周年，当时还没有看到一本黄埔学生完整的传记，可以从中听听他们的心声。我适逢其会，服务母校，并负有三十周年校庆筹备之责。感念及此，乃决定写一本自传来发表，以填补这个空白。自问笔虽秃而尚可用。此书出版之后，《国魂月刊》载有一篇书评，其中有许多赞誉之词，我愧不敢当。但他的结论，我却很欣赏，兹抄录于下：

“我爱文人手中的枪，尤爱武人手中的笔。文人的枪，武人的笔，都是时代的宝贝。这是我读这本书后另外的一点感想。”

这是《从军三十年》的续篇，所以用《文枪武笔散记篇》为名，即采用他书评中的话。就文来说，我读过四书五经，做过八股文的起讲以及议论文，后来还读过许多文、史、哲学子百家和自然科学的书，退役后在“中正理工学

校”和“政治作战学校”教过国文和中国通史，还会做几首绝句、律诗，似乎有资格跻身文人之列；就武来说，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步兵科，“陆军指挥学校”将官班，做过连、营、团长，以及总指挥部的参谋处长，打过大小数十次仗，先后身中三枪，是不折不扣的军事科班出身，且经过战火洗炼的武人。所以有些人说我文武全才，我报以藏然一笑，因为我虽然弄过文，习过武，文武两棲是事实。但就是没有才。如果我有才，我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便不止是如此了。

另一篇《从军三十年读后感》，对我的拙作称赞的话，我也不必转述，而他的结论，则为本书做了一些说明，我也录之于下：

“这是一本自传体裁的书，当小说看未为不可，然而我认为如果只当小说看，未免抹煞了这本书的好处。因为先生革命奋斗了三十年，所以本书可以当历史读。同时其中含有很多处世做人的大道理，所以更可以当个人修养的书来读。不但做一个革命军人要读，就是做一个现代国民、也有一读的必要时。”

《从军三十年》出版后，正逢许多文艺界的朋友，结队来各军事院校参观慰问，我曾奉送他们每人一本，不久接到几封谢函，对于拙作，也有若干赞赏，有些还指出书中笔误与错字，我当时对那些真诚的指正都一一复信道谢。

写到这里，联想到一段插曲。那时正是代理校务的时候，有一天，一位我熟识的某将军，领了几个曾经宰割中国的凶手——已经退伍的日本军官，到南部参观，他们也想来本校看看。乃由某将军打一个电话给我，要我予以接待。我

答复他说：“陆军总部规定，奉总司令命令，不得接待参观。”他说：“总部已同意过的，要我直接与你洽谈。”我说：“我不知道，总司令没有通知我，不敢擅专，无法接待，请将军原谅。”他也无可奈何，此事就罢了。这件事的本身没有什么可记的价值，只是我想借此谈谈日本军官在台湾的事。我们对日八年抗战中，日本军人在中国作恶多端，杀人如麻，今天居然还有人想利用日本凶手，而又是已经退伍的日本军官，来图飞黄腾达，而冀东山再起，那是很不应该的想法。我对于日本那些杀害无数同胞的凶手深恶痛绝，所以我不能通融接待他们。

话已经扯得太远了，还是回头来说我在陆军军官学校服役的事吧。这两年多来，私人的事只做一件，那就是写了本二十万字的《从军三十年》。至于公事，就其大者而言之，使二十四、五期学生毕业了，又招收了二十六期学生入学。另外我在这一段工作时间，还办了两期预备军官训练班。

第二章 三度受训无数次训人

1951年1月，我奉调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十六期受训，每期一个月。虽然时间短，学不了什么科技东西，但收获也不少。主要是再一次接受革命洗礼，亲聆院长蒋介石几次训话，恭读他几篇重要训词。在沟通意志，通晓政情方面，自有其意义。

同学中都是中上级的军、公、教人员，也有国民党的民意代表，每期三百人，济济一堂。其中也有女同志参加。正因为男女兼有，自然不免发生些“罗曼蒂克”的传闻，成为课余饭后的谈话资料。记得有一位女“国大代表”和我闲

谈，男同学不免要问问女生的情况。她对我们说：“你们不必妄想心思，我们女生不是姓罗，就是姓徐。况且你们男生都‘使君有妇’的。”姓罗即是“罗敷有夫”，姓徐则是“徐娘半老”。她的话很幽默，但也确是事实。虽然“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但男女杂处，日久生情，爱情走私的仍有发生。旖旎春光，难免外洩。同学间谈话资料，除讨论当前党政军工作原则与方法外，也有些风花雪月做插曲，生活乃不觉其单调。

1954年冬，第二度受训于阳明山。这次是革命实践研究院第二阶段的训练，称为党政军联合作战研究班，受训者叫研究员，时间为四个月。这次受训是加以选择而来的，每期只有百余人，我是在军事组。这一阶段受训者虽然男女都有，但究竟比第一阶段的素质来得整齐，品学修养也比较好一点，所以没有什么风月文章可做。

当时我家住在高雄，四个月中只能回去两三次，其余休假，不是到台北朋友家走走，便是上山游玩。为遣闲怀，有时也做几首诗，现抄录于下，以观当时受训的情景。

七绝

立听枝头啼鸟唤，行看园里杜鹃红；
不道山中春到早，乡愁白首此心同。

其它略。

1955年的初夏，我调任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家也随之搬迁到国防大学的眷属宿舍中，我一家大小八口，由北而南，再南而北，搬来搬去，非常麻烦。所以要做人家的妻子，须先学会搬家的本领才行。我的家自从来到台湾以后，六年间搬了六次。幸好六次搬家，每次搬进的房子，一次比

一次火一点，环境卫生，也一次比一次好一点。辛苦一点，倒也值得。如果象王小二过年一样，一年不如一年，那么一提到搬家，全家大小都会头痛，也就提不起劲来搬了，那是不堪设想的。

国防大学召训的学员，包括陆海空三军中校以上的军官，每期十个月。主要课程是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的诸般要领。我在国防大学任职期间又奉调到陆军指挥参谋学校的将官班受训，这是我来台后的第三度受训了。这次将官受训期为半年，专门研究陆军作战战术及参谋作业。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的课程为蓝本。在这半年中，我颇受同学和校当局的重视，因为三十个同学中，我的军人资格最老，年龄居第四，而成绩则在前三名之中，这有点出乎那些小老弟意料之外。因为我自1936年从团长转任军队政工以来，就很少摸军事书本，而好吸文学、史、哲知识的吸收。今日居然对于半陌生的军事战术与参谋作业，而摸得头绪，且有相当成绩，也算难得。校方还要我写一篇专稿，题目是《我所了解的美军战术参谋作业》。

陆军大学毕业后，我仍回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原职。在任期间，曾主讲“心理作战”这门课。我在1951年，曾应中央党部之聘，写了一本五万字的《宣传理论与技术》，由中央党部订为各级参考。由于这一件事的鼓励，引起我进一步研究心战的兴趣，而获有若干心得。

另外我在暑期教职员集训时，曾由校长徐培根上将指派，要我作两小时的“教育心理学”的报告。记得当时我开头说：“教育是基于人的可塑性而产生的，假如人没有可塑性，则根本无法施予教育。”当时有一位听讲的少将主任

教官提出问题，请我加以解释。他说：“依照主任所说，人有可塑性，那么‘本性难移’一句话，将何以解释？”那时我不知是从何处来的灵感，而且来得很快，我即刻答复说：

“‘本性难移’一句话，它本身已说明了本性是可以移的，只是要移它比较难一点，但不是绝对不可移。所以人的可塑性是无庸怀疑的。我们读过《晋史》的人，或者看过《除三害》京剧的人，都知道西晋有一个名叫周处的人，他是东吴时代鄱阳太守宜兴人周鲂的儿子。父亲死后，失去了教育，变成太保流氓。加之他膂力过人，敢作敢为，行霸一方，作恶多端，本州本郡以他为大患。后来他得父老弟的启示，忽然感悟，而成为一个有学问有正义的人。为剿平西方氏族齐万年的叛乱，明知上级要陷害他，而他仍然以少击众，有进无退。最后并且说：‘矢尽援绝，旁近诸君不救，我为大臣，以身殉国，不亦可乎！’于是力战而死，成为一个为国牺牲的英烈。他前一度从陆机、陆云兄弟求学，学问大进，曾著《默语》十三篇，《风土记》，并撰《吴书》，可见他终于变成了文武兼资，历史上既忠且贤的人。到了东晋，还有祖逖和刘琨，也是改易素行，而成为为国尽忠的贤者。”说到这里，我问听众对我的解释还有疑问没有？原发问的那位主任教官说：“主任解释得很清楚，没有疑问了。”其实我对“教育心理学”，根本没有研究，只是普通心理学，还读过几本书，稍有常识而已。这次两小时的讲演，我花了不少二十个小时的时间去准备，热炒热卖，倒也没有坍台。

我来台后有三次正式调训，在国防大学服务两年，也等于是受训，我也学得不少三军联合作战的知识。我虽然未在国防大学毕业，但国防大学的课程，我大都涉猎过。因为

我常常感觉自己贫乏，所以从来不轻易放弃一个增加知识的机会。总之，三次受训，两度服务高级军事学府，教学相长，我确实获益匪浅。

我受训三次，其余都是训人，二十多年来，几乎年年都曾训人，不是应各军事院校之邀，作专题演讲，便是作“三民主义”学术巡回讲座，或前往各军种的重要营区去训人。因此，也督促我多读了一些书来充实自己。不然有何可以训人之处？也正因为多读了一些书，训人时才不至于砸了，偶而也还能博得一个“好”字。

第三章 多方面的兴趣与多方面的习作

1957年，我由国防大学调为国防部总政治部政治作战计划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这个委员会是设计兼储才的机构。我担任这职务一年多，论设计也做了一些事，但多半是束之高阁，以备将来，不是眼前可以实施的。副主任委员是我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第一厅厅长时，就将他从科长保升为少将副厅长的老部下，我深知他很负责尽职，有经验与才识。适逢其会，他又做我的副手，所以我很信任他，且多倚重他。这机构本来就是一个清闲的地方，加之有这样一个副手，我更偷闲去整理旧稿。但我每日还是按时上班下班，而且不迟到，不早退，因为我有职守。本来所谓职守，就是无事也要守在岗位上。凡有我应开的会，照开不误，有我应办的公事，也必依时妥办。其余的时间，则整理我在抗战时期所写的《中国历代故事述评》第一集稿子。

本会的职员仅有三人，当然上下午都要到公（上班），至于委员们，总部主任规定他们上下午都要来签到上班，而

我则以为不然。因为本会办公室很小，十几个委员不可能每人一张办公桌，事实上也没有许多经常的公事给他们办。所以我对他们说：“上午你们各位都请来签个到，有事我好请你们去办。下午，有公事的则来，没有公事的不来没有关系，以免徒劳往返。”反正这种事瞒上不瞒下。下午会中临时的事情，有我们主委副主委和职员们在，总可以应付。

我编的这部《中国历代故事述评》共约一百四十万字，分五集，已由黎明公司出版。第一版卖完了，又已印了第二版。可见这部书获得许多人的喜爱而畅销，我也很高兴。尤其高兴的是我留学美国威斯康州立大学的小儿子，居然在默狄逊校区图书馆中发现了我的这部著作。他写信告诉我说：

“我到图书馆中找资料，发现父亲的著作赫然在目。”可见他在美国北部看到我这部书也很兴奋，所以用了“赫然在目”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

我这书第一集是我在重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副厅长时编写的，到1943年升任厅长后，事繁责重，则无暇及此了。过了十几年，如今调任政治作战计划委员会工作，虽说是主任委员，却也是身居闲职，记得在重庆时有人以设计委员为题做了一副对联：“设有难题，无以为计；委无去处，聊以备员。”我这个主任委员，也正如这联语一样。这种聊以备员的职务，没有多少事好办，只好来重理旧业，把在重庆写的稿子，加以整理充实。这部书的完成，先后历时二十余年。虽不能说耗尽心血，却也是从乌溜溜的黑发，做到头发斑白才完成的。

《中国历史故事述评》出版后，我还觉得坊间（书店）关于中国历代人物的传记虽然不少，但似乎还没有一部很完

整的，把中国自黄帝建国以来，对国家民族、社会文化各方面有贡献的人都收罗在一部书中，让后代人能周知中国各朝代有各种贡献的贤能人物。因此我乃决定再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人物评传》。穷三年功夫，编写成这部约七十万字的《中国历代人物评传》，分上、中、下三册。发行以来，也很畅销，并且第二年就出了第二版。

我本不才，由于“勤能补拙”和“读书万卷”的启示，故喜读书，也爱写作。容许我以客观的态度评论一下自己的著作：“作者有多方面的常识与兴趣，用力也相当勤勉，初期似乎想在文学方面有所表现，因文学修养不足，终难如愿。入台后专攻历史，稍有成就，所编的几部历史著作，可使欲吸收历史常识的人省时省力不少。至于几部书中的评论，确有许多创见与独到之处，凡读过这几部书的人都如此说，作者也颇以为然。一个军人，在戎马生涯中，能读这么多书，还能写这么多东西，的确也不太简单，而且也不多见。不管他的著作是否都很成熟，至少可以使人开卷有益。”

上述的评论，的确公平而客观，别人能否承认，不在我的计虑之中。杜甫的诗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可谓先得我心。我不敢居专家之名，只能说是一个学者，是一个有多方面兴趣与多方面习作的学者而已。

第四章 在陆军总部工作的零忆

我在国防部服务刚满一年，又于1958年奉调陆军总部接替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这一新职务工作很繁重，因为陆军有数十万人，而且由大陆来的老兵居多，当时情绪不太稳定，

军中有时会发生不大不小的事件，这也是任何国家的军队有所不免的。

记得我巡视到某一营区，有人告诉我说：“一位高级军事机关的上校参谋，想要得到团长这一经历，以便升少将。”他近水楼台，当然容易把团长弄到手。他接充团长三个月之后，看到部队中有若干困难问题很不容易解决，又见入伍十年以上的老兵中有极少人也难以处理。他马上借口身体有病，调回台北治疗，请求调回高级军事机关，半年之后，他又如愿以偿。象这样一个不敢面对现实的懦夫，如果后来他真的升到少将，那将是很不公平的。而且这种人可以说是军中的败类。于是我把他驱逐出军队，不让他寄生于军事机关中，以免腐蚀同僚。

大凡要善尽其责，首先要了解下情，并且要“知人晓事”。于是奉总部举行年度业务视察的机会，我自愿任视察组长到各部队去考察，这一趟视察，台澎各地我都走到了。而且深入到部队各小单位，了解部队官兵的心理情绪，以及生活状况，抽样问问连排长和士官兵。这使我对部队当时的问题了解得很多，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我在陆军总部两年半的时间里，先后到过金门两次，金门和小金门各地都走遍了，就是没有到过大担二担那两个大肚的小岛。马祖去过一次，澎湖列岛去过四次，总之，这些大小岛屿都有我的足迹。

1959年元旦，陆军官兵有数十对新郎新娘举行婚礼，照例由总司令证婚，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分任主婚人。我在这次婚礼上，代表主婚人致词，我说了下面一段话：“诸位新郎新娘、证婚人、诸位家长和来宾，我现在代表主婚人祝